

一幅《家庆图》——一段师生情

黄宾虹与义乌籍画家陈春帆的交往



《家庆图》陈春帆作

黄宾虹原籍徽州歙县,不过却出生于金华,因为他父亲黄定华(字鞠如)在金华经营布店多年,金华已是他们的“第二故乡”。黄宾虹的母亲方氏,则是金华本地人。

黄宾虹的少年时代,主要就在金华度过。父亲对教育十分重视,黄宾虹五六岁时,家里就请了塾师来教授。同时,在喜好书画收藏的父亲以及启蒙老师的影响下,黄宾虹从小就喜欢上了绘画。

少年黄宾虹有过多位老师,有的教诗文,有的教绘画。老师多是金华一带的名师,在他们的悉心教导下,黄宾虹诗文书画齐头并进。

陈春帆与黄家的交谊以及任教情况,《画家黄宾虹年谱》(人民美术出版社)中可以寻到踪迹。此书在“公元1878年,公15岁”条中这样记录:

是年父年49岁,为庆50寿辰,特请画家陈春帆为作全家图,又称《全家福》或《家庆图》,图为父母亲坐像和公兄弟侍立两旁站像,此图随身珍藏,视为传家宝,每年春节都要悬挂出来,供家人瞻仰。

“公元1881年,公18岁。在金华、游义乌”条中又称:

父命从陈春帆习市学画,并随陈游义乌,附设画理至羊陈春帆为父画数画像。

从以上两则记录中,我们可以知道,开始时黄宾虹父亲是请陈春帆画全家福的,在这个过程中,陈春帆的为人、画艺得到了他的认可,遂让儿子拜他为师,跟他学画。18岁的黄宾虹,由

念念不忘恩师情

此有了一趟快乐的义乌之旅。相信黄宾虹在饱览义乌风景之际,肯定也要完成陈老师部署的“丹青作业”。这趟义乌游,约略相当于一出外写生吧。

据《画家黄宾虹年谱》“公元1942年,公79岁,在北平”条记载,当年黄宾虹困居于已被日军占据的北平(今北京),思亲怀乡之情日增。为此,他取出《家庆图》,在上面题写了一首诗,最后一句为“陈翁留驻韶华笔,六十六年图画新”,诗后还用小字注明“图为义乌陈春帆先生作成于丁丑戊寅之间”。

在79岁老人的心中,父母难忘,兄弟难忘,恩师难忘,乡情难忘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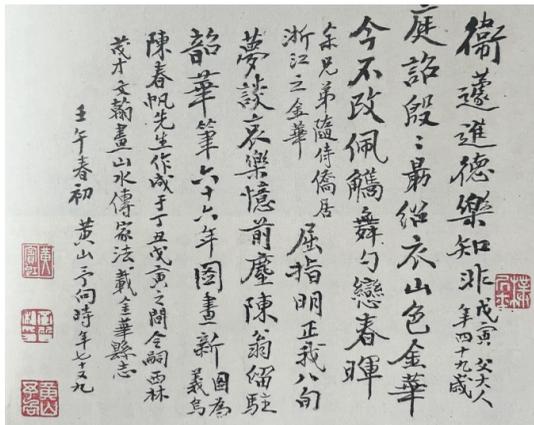
转眼到了1953年,黄宾虹已经90岁。新春,中国美协浙江分会与中央美

术学院华东分院(今中国美院)联合为老人举行祝寿大会,会上华东行委员会文化局授予黄宾虹“中国人民优秀的画家”荣誉。同年4月,老人当选为中国美协理事。

黄宾虹的国画艺术,得到了全社会的公认。此时,他应美院同仁所请,陆续写了一些有关生平 and 绘画理论的文字,经汇集题为《九十杂述》,晚年黄宾虹再次谈到了《家庆图》的来历,称赞画作“形貌逼真,纯粹中国勾勒笔法”。

此时黄宾虹已是美术界泰山北斗,用“形貌逼真”“纯粹中国勾勒笔法”来形容陈春帆的画艺,实在是一种很高的赞誉。

黄宾虹身后,家属将《家庆图》捐给了浙江省博物馆。



黄宾虹为《家庆图》题跋

幸福祥和《家庆图》

是父亲黄定华,只见他手持书卷,端坐在一块石头上,态度平和潇洒,一派儒商气度。最靠近父亲的,就是少年黄宾虹,他一手持画卷,另一手指点着画面,好像正在为边上的小厮解疑释惑。父子身后,一丛翠竹挺拔劲美,平添了几分幽静与风雅。另两位持书而立的小孩,也是黄宾虹的弟弟。透过房屋的圆窗,可以看到一位手抱小女孩的妇人,其旁偎依着一个梳辫子的女孩,她们就是黄宾虹的母亲与

两位妹妹。

这幅作品融人物、山水于一体,构图巧妙,设色淡雅,气氛祥和,表明画家具有很高的艺术修养。

我们知道,100多年前摄影技术远未在我国民间普及,民间画师就承担了为人留影的任务。《家庆图》,是黄宾虹这个大家庭留下的唯一一张“全家福”,所以不管走到哪儿,他都要随身携带,见面如见亲人。

祖孙三代皆画师

杭畴村在我市义亭镇,与金华较近。陈春帆父亲陈光效,字景棠,生了四个儿子,分别为锡钿、锡铨、锡田、锡华。

谱中注明,陈光效“业传真”。传真,指画家描绘人物的形状,通俗点讲就是为人画像。

锡华,正是陈春帆的大名。陈春帆的二哥陈锡铨,号松林,谱中亦注明“业传真”。说明陈家四子,二子、幼子继承了父辈画像的手艺。谱中有陈锡铨的《行传》,称其“稍长即晓丹青,父教以写照,描摹色相仿佛如生”。

春帆,是陈锡华的字,他的号为竹林,谱中注明其“业丹青”。丹青即指绘画,或能说明陈春帆的画路比父亲、二哥更广,不再局限于为人“传真”了。

谱中记载,陈春帆生于1822年,卒于1897年,当年可称高寿了。由此可知当年在黄家当老师时,陈春帆已年近花甲了。

陈春帆有三子,次子陈文翰继承了

收藏随笔

鳝鱼人生

“扬州八怪”里有一位名叫李鱣的。“鱣”有两个读音,一读作“善”,意思为“鳝”,其本义是一种鱼类,通常指黄鳝;另一读作“駘”,意思为“鼈”,指一种爬行动物,亦称“扬子鳄”“鼉龙”“猪婆龙”,古人认为是一种“神兽”。

那么,李鱣到底应该读哪个音呢?还真不好说,这事被李画家人给搞复杂了。据《扬州八怪年谱(上册)》记载,当年李鱣在山东临淄为县令时,大家都知道是读“駘”的,读书人还相互提醒,千万不要弄错了。不过李鱣署在自己画作上的,常常写作“鱣”,自认不过是一尾普通的鳝鱼。

有时是“鱣”有时为“鼈”,倒挺能概括李鱣一生的遭际。

青年李鱣成长一帆风顺,26岁中举,29岁因给康熙皇帝“献画”受赏识,让他“南书房行走”。南书房字面上看只是个读书处,其实近似于康熙的秘书班子。此时的李鱣,妥妥一枚“神兽”。

不过“南书房行走”了5年后,李鱣却因“画风放逸”被逐出了南书房。

康熙确是位书画爱好者,擅长绘画当年也是求得飞黄腾达的一条捷径。只是康熙欣赏的是“四王”,这种画风主要在摹古逼肖上下功夫,

在古人后面亦步亦趋,不敢越雷池半步。如果李鱣没啥艺术追求,只将画画当作谋官的敲门砖,那么他完全可以像“四王”那样,画皇帝喜欢的画,得宠后自然能当大官。李鱣到南书房后,却听从内心的呼唤,醉心于写意画派,倾心于抒发个性,走上了一条与“谋官”相悖的艺术之路。另外,他还自认有经世济民之才,不愿只当一名艺术家,甚至刻了一枚“臣非老画师”之印,以彰显自己远大的抱负。

在此后近40年的岁月中,李鱣还当了两次“神兽”,不过时间都不长。

一次是李鱣45岁时,此时皇帝已是雍正,李鱣应召进入皇家画苑。此时李鱣写意画风已然成熟,要他去迎合皇家口味更觉痛苦,不久即离开宫廷,重回民间当一尾鳝鱼。

另一次是李鱣52岁时,乾隆二年(1737年),他当上了山东临淄县令。之后他还当过滕县令,不久即“忤大吏罢归”,前后相加,当县令时间不足三年。

后半生绝大多数时间,李鱣为李鱣,醉心丹青,卖画为生。晚年更是刻了一枚“卖画不为官”的印,踏踏实实过他的鳝鱼人生。

正是鳝鱼岁月,让李鱣之名在艺术史上光彩熠熠。闲看

收藏故事

洗尽浮尘,方见本色

二十多年前,我从合肥石商朋友处看上了几块价格不贵的昌化小原石就打包买下。

回家清洗时,居然发现一块有零星鸡血,还察觉质内有隐隐约约的鱼籽纹理。这可是昌化名贵的品种石哟!平时高价去淘,也未必能遇上。

惊喜之余,我马上请人打磨抛光,果然是一块昌化软刚鱼籽冻鸡血石。更让人怦然心动的是巧纹俏色,鸡血成团成块,鱼籽成堆成片,天然构成了一幅游鱼戏水、“子孙满堂”的生动画面。



我庆幸与它有缘,得来全不费功夫。更让人懂得一个哲理:要认识本质,必须透过现象,而现象最容易迷惑人,因此要学会去伪存真、由表及里的思想方法。 语石文/摄

只做减法的根雕艺术

根雕是门艺术,一个看似不起眼的树根经过打磨,化腐朽为神奇,制成了各种各样造型的根雕。蒋永强就是这样一位根雕爱好者。

走进蒋永强家,满目根艺作品,惟妙惟肖的动物、栩栩如生的人物、层层叠叠的山峦,还有数不清千姿百态的佳作,看得眼花缭乱。

蒋永强最早接触根雕是从盆景开始的。近30年前,他家开始大量种养盆景,有的盆景管理不善干死了,他心有不忍,扔掉又觉得可惜,猛然间有一天发现,把干死的盆景树根做成根雕,反而挺有意思的。于是,他从书本中自学技艺,首先去皮,然后火烧处理,不断打磨,最后用清漆擦亮,防止腐烂。做成的根雕,蒋永强越看越喜欢,左看右看看下看都能发现不同的惊喜。蒋永强说,一个树根拿在手中,先不急着手打磨,而是要仔细观察,从很不起眼处发现一个点,发挥想象力,再根据你想做的造型进行制作。

在蒋永强的艺术作品里,一件“寿”字根雕格外引人注目,它长约80厘米,呈正方形,整个“寿”字自然洒脱、苍劲有力。这件根雕还有一段故事呢!



根雕作品《寿》

1993年,蒋永强到广西出差,偶然间觅得这一杜鹃根雕,当时对方开价368元,这在当时可不是一笔小数目,他思考了半天,最终买下这个心头爱。从购买地到火车站有一段距离,搬着如此庞大之物着实不好走,蒋永强就借了个自行车,深一脚浅一脚花了足足一个小时才将它运上火车。好在付出总有回报,经蒋永强不断擦拭、火喷、打磨,“寿”字显出形状,看过的人无不称赞。

“根雕艺术只做减法,不做加法。”在蒋永强看来,做根雕就是需要想象空间,如果刻意增添,反而画蛇添足,起反作用。 龚艳文/摄

傅根洪 文/图

在中国近现代画坛上,黄宾虹是一位非常重要的画家,被誉为20世纪传统中国画四大家(吴昌硕、齐白石、黄宾虹、潘天寿)之一。其黑密厚重的画风、浑厚华滋的笔墨中,蕴涵着深刻的民族文化精神与自然内美的美学取向。

少年时代,黄宾虹曾向义乌籍画家陈春帆学画,陈春帆还为黄家绘制过一幅《家庆图》(又名《全家福》)。对于这位恩师,黄宾虹铭记于心,终身不忘。

近日,我市几位文史研究爱好者在《杭畴陈氏宗谱》中发现了相关资料,让我们对陈春帆先生有了更多的了解。

